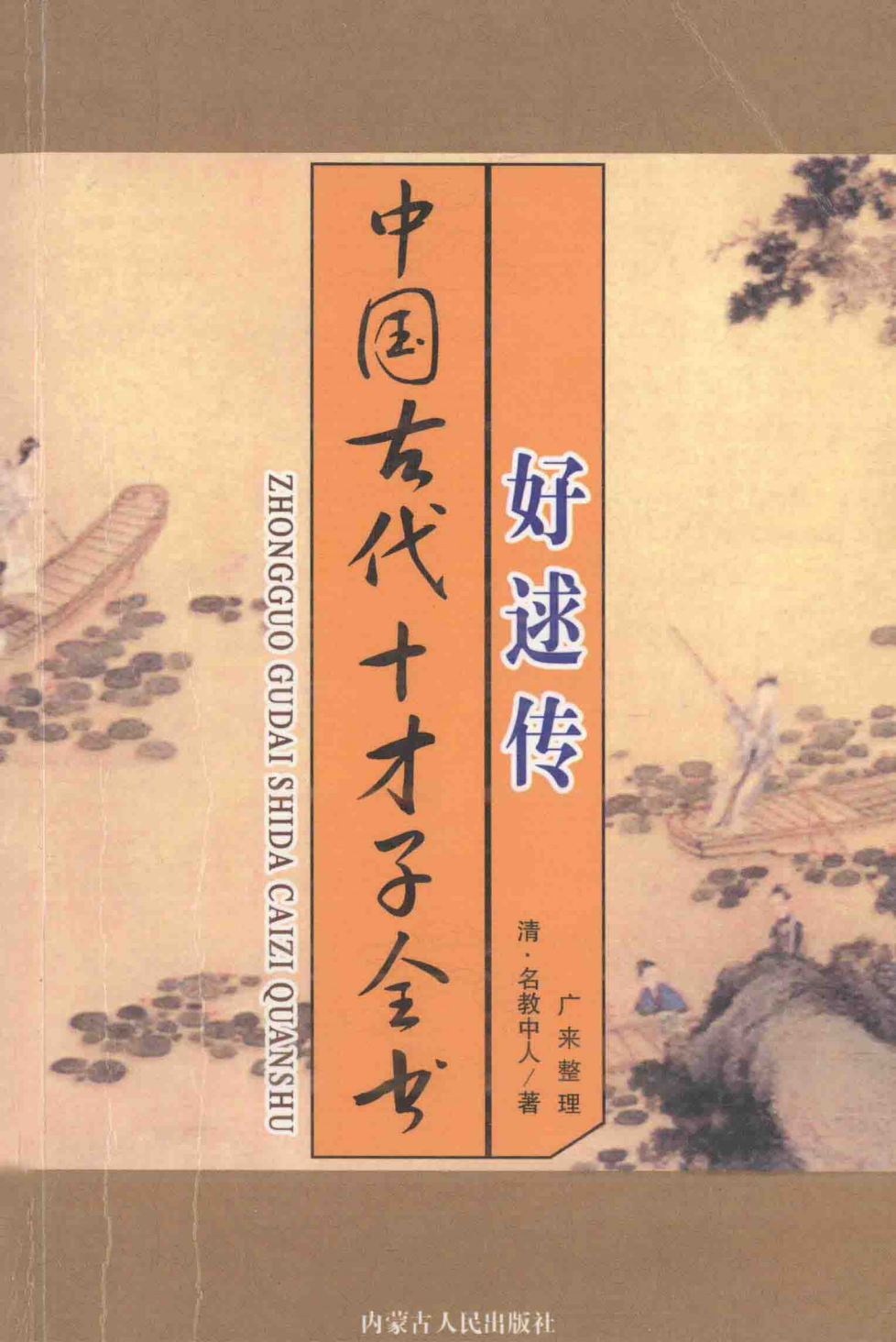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好逑传

清·名教中人 / 著
广来 整理

中国古代十才子全书

ZHONGGUO GUDAI SHIDA CAIZI QUANSHU

中国 古代 十才子 全书

好速传

清·名教中人
广来整理
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李明辉

封面设计 山羽制作

《中国古代十才子全书》

广 来 整 理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三河市长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 1160 千字

印 张 79

版 次 1997 年 6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二次印刷

书 号 ISBN7 - 204 - 03586 - 0/I · 629

定 价 298 元 (全十册)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1659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省凤城侠怜鸳侣苦 (1)
- 第 二 回 探虎穴巧遇蚌珠还 (15)
- 第 三 回 水小姐俏胆移花 (28)
- 第 四 回 过公子痴心捉月 (41)
- 第 五 回 激义气闹公堂救祸得祸 (54)
- 第 六 回 冒嫌疑移下榻知恩报恩 (67)
- 第 七 回 五夜无欺敢留髡以饮 (81)
- 第 八 回 一言有触不俟驾而行 (94)
- 第 九 回 虚捏鬼哄佳人 正月佳人喷饭 ... (109)
- 第 十 回 假认真参按院反令按院吃惊 ... (123)
- 第 十 一 回 热心肠放不下千里赴难 (138)
- 第 十 二 回 冷眼孔翻得转一席成仇 (152)
- 第 十 三 回 出恶言拒聘又增奸险 (166)
- 第 十 四 回 舍死命救人为识英雄 (180)
- 第 十 五 回 父母命苦叮咛焉敢过辞 (194)

第十六回	美人局歪厮缠实难领教	(208)
第十七回	察出隐情方表人情真侠义 ...	(222)
第十八回	验明完璧始成名教痴好速 ...	(238)
题 解		(249)
注 释		(249)

第一回

省凤城侠怜鸳侣苦

诗曰：

偌大河山偌大天，万千年又万千年。
前人过去后人续，几个男儿是圣贤？

又曰：

寤寐相求反侧思，有情谁不爱蛾眉？
但须不作钻窥想，便是人间好唱随。

话说前朝北直隶大名府，有一个秀才，姓铁，双名中玉，表字挺生。生得丰姿俊秀，就像一个美人，因此里中起个诨名，叫作铁美人。若论他人品秀美，性格就该温存，不料他人虽生得秀美，性子就是生铁一般，十分执拗。又有几分臂力，有不如意，动不动就要使气动粗，等闲也不轻易见他言笑。倘若交接富贵朋友，满面上霜也括得下来，一味冷淡。却又作怪，若是

遇着贫交知己，煮酒论文，便终身欢然，不知厌倦。更有一段好处，若缓急求他，便不论贤愚贵贱，慨然周济；若是谀言谄媚，指望邀惠，他却只当不曾听见。所以，人多感激他，又都不敢无故亲近。他父亲叫做铁英，是个进士出身，为人忠直，官居御史，赫赫有敢谏之名。母亲石氏，随父在任。因铁公子为人落落寡合^①，见事又敢作敢为，恐怕招愆（qiān）^②，所以留在家下。他天姿既高，学问又出人头地，因此看人不在眼上。每日只是闭门读书，至读书有兴，便独酌陶情，虽不叫个沉酣面黥，却也朝夕少他不得。再有兴来，便是寻花问柳，看山玩水而已。十五六岁时，父母便要与他结亲，他因而说道：“孩儿素性不喜偶俗，若是朋友，合则留，不合则去可也。夫妇乃五伦之一，一偕伉（kàng）俪（lì）^③，便是白首相守，倘造次^④成婚，苟非淑女^⑤，勉强周旋则伤性，去之则又伤伦，安可轻议？万望二大人少宽其期，以图选择。”父母见他说得有理，便因循下来，故年将二十，尚未有配，他也不放在心上。一日在家饮酒读书，忽读到比干谏而死，因想道：“为臣尽忠，虽是正道，然也要有些权术，上可以悟主，下可以全身，方见才干。若一味取直，不知忌讳，不但事不能济，每每触主之怒，成主之过。至于杀身，虽忠何益？”又饮了数杯，因又想到：“我父亲官居言路，赋性骨鲠（gěng）^⑥，不知机变，多分要受此累。”一

时忧上心来，便恨不得插翅飞到父亲面前，苦劝一番。遂无情无绪，彷徨了一夜，到次日天才欲明，就起来吩咐一个托得的老家人，管了家事，又叫收拾了行李，备了马匹，只叫一个贴身服侍的童儿，名叫小丹跟随，进京去定省(xǐng)父母^⑦。正是：

死君皆是尽忠志，忧父方成孝子心。

任是人情百般厚，算来方是五伦深。

铁公子忙步进京，走了两日，心焦起来，贪着行路，不觉错过宿头。天色渐晚，没个歇店，只得沿着一带路，转入一个乡村来借住。到了村中来，看见这村中虽有许多人家，散散地住开，不甚相连。此时铁公子心慌，也不暇去捡择大户人家，只就近便在村口一家门前，便下了马，叫小丹牵着，自走进，叫一声：“有人么？”只见东首走出一个老婆子来，看铁公子秀才打扮，忙问道：“相公莫非是京中出来？去看韦相公，不认得他家，要问我吗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我不是看什么韦相公，我是要进京，贪走路，错过了宿头，要借住的。”老婆子道：“若是要借住不打紧，但是穷人家，没有好床铺供给，莫要见怪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这都不消，只要过得一夜便足矣，我自重谢。”遂叫小丹，将行李取了进来。那老婆子叫他将马牵到后面菜园破屋里去喂，又请铁公子到旁边一间草屋里去坐，一面烧了一壶茶出来请铁公子吃。铁公子吃着茶，因问道：“你方才猜我

是京里出来的，看韦相公的，这韦相公却是何人？又有何事人来看他？”老婆子道：“相公你不知道，我这个地方原不叫个韦村，只是因昔年出个韦尚书，他家人丁最盛，村中人家十停^⑧倒有六七停姓韦，故此叫个韦村。不期兴衰不一，过了数十年，这韦姓一旦败落，不但人家穷了，连人丁也少了。就有几家，不是种田，便是挑粪，从没有个读书之子。不料近日风水又转了，忽生一个韦相公来，方十六七岁，就考中了一个秀才，京中又遇了一个同学秀才，人家爱他年纪小，有才学，又许了一个亲事。只因他家一贫如澈骨，到今三四年不曾娶得。数日前，忽有个富豪大官府，看见他妻子生得美貌，定要娶她，她父母不肯，那官府恼了，因倚着官势，用强叫许多人将女子抬了回去。前日有人来报知韦相公，韦相公慌了，急急进京访问。不期访了一日不但他妻子没有踪影，连他丈父丈母也没了影儿。欲要告状，又没有指实见证，况他对头又是个大官府，如何论理过他。今日气苦不过，走回来对他母亲大哭了一场，竟要去长溪投水，他母亲急了，四下央人去赶，连我家老官儿也央去了。故此相公来，我才只道是他的好朋友，知他着恼来看他。”正说不了，只听外哄嚷之声，二人忙走出来看，只见许多乡人围护着一个青衣少年掩面哭了过去。老婆子见她老官儿也同着走，因叫说道：“家里有客，你回来了！”内中

一个老儿听见忙走回来道：“我家有甚客？”忽抬头看见铁公子，因问道：“莫非就是这位相公？”老婆子道：“正是。走错了路径要借宿。”老官儿道：“相公既要借宿，怎不快去收拾夜饭，还站在这里看些什么？”老婆子道：“不是我要看，也是这位相公问起韦相公的事来，故此同看。我且问你，韦相公的妻子既是青天白日抬了去，难道就没有人看见？为何韦相公访来访问竟不见些影响？”老官儿道：“怎的没影响？怎的没人看见？只是对头利害，谁敢多嘴管这闲事，去招灾揽祸？”老婆子道：“果是的不敢说。”老儿道：“莫道不敢说，就是说明了，这样所在，也救不出来。”老婆子道：“若是这等说，韦相公这条性命可活不成了，可怜！可怜！”说罢，就去收拾夜饭。铁公子听了冷笑道：“你们乡下人怎这样胆小，没义气？只怕还是没人知道消息，说这宽皮话儿。”老儿道：“怎的没人知道下落消息？就是我也知道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你知道在哪里？”老儿道：“相公是远方过路人，料不管这闲事，就说也不妨。相公你道他将这女子藏在哪里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无非是公侯的深闺秘院。有人出入，也还容易缉访。”老儿道：“说起这个对头，是世代公侯，祖上曾有汗马功劳，朝廷特赐他一所养闲堂，叫他安享，闲人不许擅入。前日我侄儿在城卖草，亲眼看见，他将这女子藏了进去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既有人看见，何不报告韦相公，

叫他去寻？”老儿道：“报他何用？就是韦相公知道，也奈何他不得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这养闲堂在何处？你可认得？”老儿道：“养闲堂在齐化门外，只有一二里路，想是人人认得的，只是不敢进去。”说完，老婆子已收拾夜饭，请铁公子吃。铁公子吃完，就叫小丹铺开行李，草草睡了一夜。到次日起来，老婆子又收拾早饭，请他吃了。铁公子叫小丹秤了五钱银子谢别主人，然后牵马出门。老儿又叮嘱道：“相公，昨日说的话，到京中切不可吹风，恐惹出祸来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关我甚事，我去露风？老丈只管放心。”说罢，遂出大路而行。正是：

奸狡休夸用智深，谁知散露出无心。

劝君不必遮人目，土有苍苍目鉴临。

铁公子上马，望大路而走，不到二三里，只见昨夜看见的那个青衣少年，在前面走，一步一步顿足大哭，哭一声：“苍天！苍天！何令我受害至此？”铁公子看明白了，忙将缰绳一提，赶到前面跳下马来，将他肩头：“韦兄不必过伤，这事易处，都在我小弟身上，管取玉人^⑨归赵。”那少年猛然抬头，看见铁公于是个贵价行藏，却又不认得。心下惊疑，说道：“长兄纵是贵人，小弟贫贱素不识荆^⑩。今又正在患难之中，怎知贱姓？过蒙宽慰，自是云天高谊，但小弟冤苦已难申诉，长兄纵有荆豫侠肠、昆仑妙手，恐亦救援小弟不得。”

铁公子道：“蜂蚕(chài)^①小难，若不能为兄排解，则是古有豪侠，今无英雄矣。岂不令郭解笑人？”那少年听了愈加惊讶道：“长兄乃高贤大侠，小弟在困顿中，神情昏愤，一时失散。且请问贵姓尊表，以志不朽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小弟贱名，仁兄且不必问。倒是仁兄尊字？与今日将欲何往？倒要见教了。我自有说。”那少年道：“小弟韦佩，贱名柔敷。今不幸，遭此强暴劫妻之祸，欲寻个自尽，又奈寡母在堂。欲待隐忍了，又正当此圣明之朝，况在輶轳(gǔ)^②之下，岂容奸侯纨绔强占人家受聘妻女以败坏朝廷之纲常？论情理实不甘心。昨晚踌躇了一夜，因做了一张揭帖，今欲进京，拼这一条穷性命，到六部六科十三道各衙门去告他。虽知贵贱相悬，贫富不敌，然事到头来，也说不了。”因在袖中取出一张揭帖，递与铁公子道：“长兄请一看便知小弟的冤苦了。”二铁公子接过揭帖，细细一看，方知他丈人也是一个秀才，叫韩愿。抢他妻子的是大夫(guài)^③侯。因说道：“此揭帖做得尽情耸听，然事关勋爵，必须进呈御览，方有用处。若只递在各衙门，他们官官相护，谁肯出头作恶？吾兄自遣，未免空费气力，终是无用。若与小弟带去，或别有妙用，也未可知。”韦佩听了，忙深深一揖道：“得长兄垂怜，不啻(chì)^④枯木逢春。但长兄任劳，小弟安坐，恐无此理？莫欲追随长兄马足入城，以便使令。”铁公子

道：“仁兄欲同到城，未免招摇耳目，使人防闲。兄请回，不出十日，当有佳音相报。”韦佩道：“长兄高情，真是天高地厚，但恐小弟命薄，徒费盛心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仁兄青年男子，天下事何不可为？莫只管做些儿女态，令英雄气短。”韦佩听了，忙欢喜致谢道：“受教多矣！”铁公子说罢，将揭帖笼入袖中，把手一拱，竟上马带着小丹，忽忽去了。韦佩立在道旁相送，心下又惊又疑、又喜又感，就像做了春梦一般，不敢认真，又不敢猜假。惚惚恍恍，望不到铁公子马，方才回去。正是：

心到乱时无是处，情当苦际只思悲。

漫言哭泣为儿女，豪杰伤心也泪垂。

原来韦村到京，只有四五十里。铁公子一路攢(zǎn)行^⑤，日才过午，就到了京城。心下正在打算，将这揭帖与父亲商量，要他先动疏奏明，然后奉旨拿人。不期到了私衙门前，静悄悄一个衙役也不见，心下暗着惊道：这是为何？慌忙下马，到堂上也不见有吏人守候，愈加着忙，忽走入内宅，见宅门是关的，忙叫几声，内里家人听见，认得声音，忙取钥匙开了门，迎着叫道：“大相公，不好了！老爷前日上本，伤触了朝廷，今已拿下狱去了，几乎被杀。大相公来得好，快到内房去商量。”铁公子听了，大惊道：“老爷上的什么本，就至于下狱？”一头问，一头走，也不等家人回

答,早已走到内房。母亲石夫人,忽看见忙扯着袖衫大哭道:“我儿来的正好,你父亲今日说也要做个忠臣,明日也说要做个忠臣,早也上一本,晚也上一本,今日却弄出一场大祸来了,不知是死是生……”铁公子先已着急,又见母亲哭做一团,只得跪下,勉强安慰道:“母亲不必着急,任是天大的事情,也少不得有个商量。母亲且说,父亲上的是什么本?为什么言语触犯了朝廷?”石夫人方才扶起铁公子,叫他坐下。因细细地说道:“数日前,你父亲朝罢回家,半路上撞见两个老夫妻,被打得蓬头赤脚,衣服粉碎,拦着马头叫屈。你父亲问他是什么人,有何屈事?他说是个生员,叫韩愿,因他有个女儿,已经许字与人,尚未娶去,忽被大夫侯访知,有几分颜色,劈头叫人来说,要讨她作妾。这生员说,已经受聘,抵死不从,又挺触他几句,那大夫侯就动了恶心,使出官势,叫了许多鹰犬,不由分说,竟打入他家,将他女儿抢去,这韩愿情急,追赶拦截,又被他打得狼狈不堪。你父亲听了,一时忿怒,立刻就上了一书,参劾这大夫侯。你父亲若有细心,既要上本,就该将韩愿夫妻拘禁,做个证据,教他无辞便好。你父亲在忿怒中,竟不提防,及圣旨下来,着刑部审问,这贼侯奸恶异常,有财有势,竟将韩愿夫妻捉去了,并这女子藏得无影无踪。到刑部审问时,没了对头,大夫侯转办一本,参你父亲毁谤功臣,

欺逛君上。刑部官又受了他的嘱托，也上本参论，圣上恼了，竟将你父拿下狱去定罪。十三道同衙门官，欲代上疏辩救，苦无原告，没处下手。这事怎了？只怕将来有不测之祸。”铁公子听完了，方定了心。喜道：“母亲请宽怀，孩儿只道父亲论了宫闱秘密之事，便难分辩。韩愿这件事，不过是民间抢夺，富豪窝藏，有司的小事，有什么难处？”石夫人道：“我儿莫要看轻，事虽小，没处拿人，便犯了欺君之罪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若是父亲造捏假名，果属乌有，故入人罪，便是欺君，若韩愿系生员，并他妻女，明明有人抢劫，万姓共见，台臣官居言路，目书入告，正其尽职，怎么叫个欺君？”石夫人道：“我儿说得都是太平话，难道你父亲不会说？只是一时间没处拿这两个人，便塞住了嘴，做声不得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怎拿不着？就是盗贼奸细，改头换面，逃走天涯海角，也要拿来，况这韩愿三人，皆含屈负冤之人，啼啼哭哭，一步也远去不得的，不过窝藏辇毂之下，捉他何难？况此三人，孩儿已知踪迹，包管手到擒来。母亲但放心。”石夫人道：“这话果是真吗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母亲面前怎敢说谎？”石夫人方欢喜道：“若果有些消息，你可吃了饭，快到狱中通知父亲，免他愁烦。”一面叫仆妇收拾午饭与铁公子吃了，又替他换了青衣小帽，就叫家人跟他到狱中去。公子又走到书房中，写了一道本，又叫母亲取出御史关防，又

将韦佩的揭帖包在一处，方带着家人到刑部狱中来看父亲。正是：

任事不宜凭胆大，临机全靠有深心。

若将血气雄为勇，豪杰千秋成嗣音。

铁公子到狱中，狱官知是铁御史公子，慌忙接见。就引入一个小轩子里来道：“尊公老爷在内，可进去相见，恐有密言，下官不敢奉陪”铁公子谢了一声，就走入轩内，只见父亲没有拘挛，端然危坐。拜了四拜，道：“不肖子中玉定省久疏，负罪不浅。”铁御史突然看见，忙立起来，惊问道：“这是我为臣报国之地，你在家不修学业，却到这里来作什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大人为臣既思报国，孩儿闻父有事在身，安敢不来？”铁御史听了，沉吟道：“来固汝之孝思，但国家事故多端，我为谏官，尽言是我的职分。听与不听，死生在于朝廷，你来也无益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谏臣言事，固其职分，可言则言，不可言则不言，以期于事之有济。若不管事之济否，只以敢言为尽心以塞责，则不谙(ān)^①大体，与不知变通之人，捕风捉影，晓(xiāo)晓^②于君父之前，以博高名，岂朝廷设立言官之本意耶？”铁御史叹道：“谏臣言事，指望事成，谁知奸人诡计百出。如我今日之事，明明遇韩愿夫妻，叫伸冤屈，我方上疏，何期圣旨着刑部拿人，而韩愿夫妻又为奸侯藏过，并无踪影，转坐罪于我。我本心岂捕风捉影、欺君诬文？其变出

意外，谁能预知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事虽不能预知，然凡事不能不预防前之失。既已往不可追矣，今日祸已临身，急急料理，犹恐奸侯复生他变，大人奈何安坐图（líng）圉（yǔ）^⑩，静听奸人诬害？”铁御史道：“我被害坐圉，也是出于无奈。若说急急料理。原告已被藏匿，无踪无影，不知料理何事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怎无踪影？但刑部党护奸侯，自不能捕，父亲直急请旨自捕，方能完事。”铁御史道：“请旨何难？但恐请了旨，无处捕人，岂不又添一罪？”铁公子道：“韩愿妻女三人踪迹，孩儿已访的在此，但干系禁地，必须请旨去拿，有个把柄，方可下手。”铁御史道：“我也曾托相好同官着精细人役四处缉访，并无一点风声，你才到京，忽能就访得的确？莫非少年孟浪^⑪之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此事关系身家性命，孩儿怎敢孟浪。”因看四下无人，遂悄悄地将遇韦佩并老儿传言之事细细说了一遍，又取出韦佩的揭帖与铁御史看，铁御史看了，方欢喜道：“有此一揭，韩愿妻女三人纵捉获不着，也可消我妄言之罪。但所说窝藏之处，我尚有疑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此系禁地，定藏于此，大人更有何疑？”铁御史道：“我只虑奸侯事急，将三人谋死，以绝迹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大夫侯虽奸恶，不过酒色之徒，恃着爵位欺人，未必有杀人之心，况贪女子颜色，念念不舍，既有禁地藏身，又有刑官党护，又见大人下狱，事不紧急，何至杀